



青年艺术家画像

[爱尔兰] 乔伊斯 著 朱世达 译

译
文
名
著
精
选

James Joyce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YIWEN
CLASSICS



上海译文出版社

青年艺术家画像

[爱尔兰] 乔伊斯 著 朱世达 译

James Joyce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艺术家画像/(爱尔兰)乔伊斯(Joyce, J.)著;
朱世达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1
(译文名著精选)
书名原文: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ISBN 978 - 7 - 5327 - 5251 - 5

I. ①青… II. ①乔…②朱… III. ①自传体小说—
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0677 号

James Joyce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青年艺术家画像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朱世达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2 字数 207,000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5251 - 5/I · 3015

定价: 2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 - 62662100



艺术家的心灵历程

——译者序

爱尔兰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 1904 年在都柏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青年艺术家画像》，1914 年完稿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历时 10 年。他于 1904 年 1 月 7 日，在他母亲逝世之后 4 个月起意写一个自我画像。在都柏林刚筹建的杂志《达那》编辑们的怂恿之下，他在妹妹梅布尔的笔记本里急就了一篇叙述性的散文，题为《艺术家画像》。在这篇散文作品中，乔伊斯采用了他原先写成的所谓的“颖悟性速写”（epiphany），大致勾勒了一个故事，并声言要在散文中用“流动的现在时”表述过去，以充分体现“情感的跌宕”。

他将书稿寄给《达那》杂志，遭拒绝。不久，他便开始重写一部自然主义的长篇小说，题为《斯蒂芬英雄》。乔伊斯是在 1904 年 2 月 2 日 22 岁生日那天开始写作《斯蒂芬英雄》的。他想以此向《达那》杂志编辑们表明，“在描写我自己的作品中，我有一个比他们漫无目的的讨论更有兴趣的题材”。他对弟弟斯坦尼斯拉斯·乔伊斯说，这部小说将是自传性的，讽喻性的。在小说中，乔伊斯描写了许多熟识的朋友和天主教耶稣会修士。书名《斯蒂芬英雄》本身就含有讽刺的意义。1904 年 4 月，他完成了 11 章，一年多以后，他写到 25 章时（差不多是他计划创作的一半），感到文思枯竭，转而写作《都柏林人》和准备《室内音乐》的出版事宜。现在在哈佛大学图书馆保存的手稿始于 16 章中间部分而在第 26 章中间部分戛然中止。在《斯蒂芬英雄》中，乔伊斯对他的技巧“颖悟性速写”作了一个界定，认为它是一种“无论是在语言或是在手势的

粗俗性中还是在心灵本身一个值得铭记的闪念中突发性的精神的表现”。文艺评论家西奥多·斯潘塞认为，与其说乔伊斯的颖悟性的速写，是戏剧性的，还不如说是抒情性的，这与作品主人公关于文学形式的观点是一致的。哈佛大学教授哈利·莱文认为，乔伊斯运用令人头晕目眩的转换场景和思维的流动的手法实质上是试图创造一种宗教式启示的替代物。

1904年，乔伊斯出国远游巴黎、苏黎世和的里雅斯特等地。在这期间，他将《斯蒂芬英雄》改写为《青年艺术家画像》，在《青年艺术家画像》中保留了许多前者的人物和事件。《青年艺术家画像》自1914年2月至1915年9月在伦敦《利己主义者》杂志上连载，1916年在纽约首次出版。

意象派诗歌创始人埃兹拉·庞德在1915年9月读了《青年艺术家画像》之后给詹姆斯·乔伊斯写信说：“我认为这本书与福楼拜、司汤达的作品一样具有一种永恒的价值。”他认为，乔伊斯的文体清澈而简约，没有堆砌无用的词汇和句子。在另一篇发表在《利己主义者》杂志1917年2月号的文章中，他指出，乔伊斯的小说将永远成为英语文学的一部分。他说，他不可能就乔伊斯和任何英国或爱尔兰作家做一比较，因为他与其他的英国或爱尔兰作家太不同了。

虽然H·G·威尔士并不赞同乔伊斯在小说创作中的试验，但他还是认为《青年艺术家画像》将与《格列佛游记》一样成为文学的一大成就。他说，和世界上其他最好的文学作品一样，这是一部教育的小说，它是迄今为止所有作品中最生动、最令人信服地描述了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孩子成长的故事。

—

乔伊斯在《青年艺术家画像》扉页引用了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变形记》里的话：Et ignotas animus dimittit in artes（用心灵以使艺术黯然失色）。在这里，乔伊斯试图用新柏拉图主义的理念，创造一颗超越艺术的艺术家的灵魂。青年艺术家斯蒂芬·德达罗斯采用了希腊发明之神德达罗斯的名字。斯蒂芬在成长的青春岁月与爱尔兰祖国、家庭、天主教传统始终处于格格不入的境地。德达罗斯的儿子伊卡洛斯乘上他父亲发明的一对翅膀，因飞离太阳太近而坠落。这是斯蒂芬生来就要为之服务的目的的一种预言，这是艺术家在他的工作室里用大地的没有生命的东西制造出一个新的生命的象征。他的飞翔是他的起点，终以坠落而告终。斯蒂芬终因“不想再侍候上帝”而走上自我流放的道路。他决心冲出民族、语言、宗教的牢笼。小说本身赋有一种戏剧性的悲剧色彩。希腊神德达罗斯之所以想全心致力于艺术，根据奥维德的解释，他是希冀躲开大地和海洋的统治者，是因为：

... longumque perosus
exsilium, tractusque soli natalis amore...
（在太漫长的流放中
德达罗斯思念故土。）

艺术家的自我流放和对精神家园的思念更增加了这种乔伊斯式的悲剧效果。乔伊斯式的悲剧风格每每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为生与死所困扰，而斯蒂芬则在严峻的天主教教规与世俗的享乐和艺术之间犹豫不决。他最终发出：

老父，你这老巧匠，给我以帮助吧。

这一吁请让人想起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呼吁：“父啊，你为什么这般遗弃我！”

伊卡洛斯的坠落(fall)在《青年艺术家画像》中几乎具有一种预言的威力。fall既预示亚当夏娃的坠落，又预示不想再侍候上帝的早晨之星路济弗尔堕落成撒旦——天使的堕落；既预示伊卡洛斯的堕落，又预言斯蒂芬的堕落和对天主教的反叛，又预言雪莱的“形单影只，成年漂泊”和纳什的“光明从空中坠落”。“星星陨灭了，细腻的星尘尘埃在宇宙间掉坠下来。”这《旧约·以赛亚书》中的fall的形象贯穿在《青年艺术家画像》之中。

另一贯穿整部小说的形象便是metamorphoses(变形)。从斯蒂芬到伊卡洛斯，从路济弗尔到撒旦，从象牙塔到E—C到海鸟姑娘，从E—C到贫民区妓女的变形，其主调都是堕落。

乔伊斯在fall和metamorphoses之间描写了一个从小经受天主教传统教育、在冷峻的天主教耶稣会修士们布道中成长起来的青年的心灵历程。《青年艺术家画像》是一部艺术小说(Künstlerroman)，又是一部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它和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勃特勒的《众生之路》、吉辛的《新格鲁勃街》、托马斯·哈代的《心爱的》、德莱塞的《天才》、诺里斯的《范多弗与兽性》、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司汤达的《亨利·勃吕拉传》一样，是描写青年、描写艺术家成长的小说。在小说中，多愁善感的、内向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艺术

是主角，是堂吉诃德式的英雄。艺术家青春时期的忧郁、感伤、困惑和感悟便是小说的主题。斯蒂芬关注的是纯美学和阿奎那的论述。他的心灵在与都柏林社会、天主教、式微的家庭的冲突中成熟起来。可以这么说，这部关于艺术家成长故事的艺术小说就是一部描述宗教与世俗、自我抑制与激情、肉欲与理智、艺术与生活冲突的作品。乔伊斯在这部小说中描写的不是“一位艺术家”，而是带有定冠词的“艺术家”，正如W·Y·廷德尔所指出的，这表明乔伊斯描写的是一个特别的、也许含有讽刺含义的一类人的画像。这个艺术家就是斯蒂芬英雄类的人，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一个人。斯蒂芬意味着殉道者、巧匠、流放者、希伯来、基督教、希腊和傲慢的罪人。

二

无论斯蒂芬在家时，还是在克隆哥斯公学、贝尔维迪尔公学或在都柏林大学学院，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时而明确时而朦胧地寻觅真正的自我，寻觅自己的归属。斯蒂芬摒弃了污秽的、愚蠢的、尔虞我诈的环境，飞越出式微的家庭、虚荣的父亲、呆板信教的母亲、“吞食自己生养的小猪的”民族、严峻的冷漠的天主教教会的网去寻找自我的。斯蒂芬怀疑自己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是一种神秘的领养的关系，而不是一种血缘的关系，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兄弟姐妹的确切数字。

他是一个学究式的、自恋的唯我主义者，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叛逆者。他与都柏林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有一种弥漫整个身心的孤独感。孤独感正是敏感的艺术家的显著特征之一。乔伊斯在小说开首就写道：

从前，在一个很美妙的时刻，有一头哞哞母牛在路上踽踽而行，这头哞哞母牛在路上彳亍而行时遇见了一个名叫小杜鹃的可爱的孩子。

斯蒂芬一降生就生活在异类的环境里。小杜鹃这称呼，对斯蒂芬来说是再适合不过的了。雌杜鹃每每将蛋下在别类鸟的巢里。这注定了斯蒂芬作为艺术家的孤独的人生。

斯蒂芬在克朗哥斯公学遭受教导主任多兰神父的鞭笞是艺术家的自我第一次与权威发生了冲突。他打碎了眼镜，阿纳尔神父允许他可以不用读书，而多兰神父却诬蔑他为“懒惰的小骗子”。这是不公正而残酷的。艺术家要去跟院长说，他被错误地体罚了。他想，像这样告发冤枉的事在历史上有人干过，那是伟人。他于是饭后散步时不是趋向走廊，而是爬上右边通向城堡的楼梯，鼓足了勇气去找教区长。于是，艺术家成了伟人，成了乔伊斯式的孤独的英雄。他认为，他的命运是要躲避任何社会性的或宗教性的派别。他注定要与众不同地领会他自己的智慧，或者在世界的各种陷阱中周旋，自己来领会别人的智慧。

甚至当他 16 岁躺在妓女的怀中，他仍然是孤傲的，紧紧抓住他的自我不放。在乔伊斯的自然主义的描述中给人一种疏离感，在男女的接触中似乎有一种巨大的不可逾越的藩篱横亘在他们之间。

他默默地呆立在房间中央，她走上前来快活地正经八百地一把抱住他。她那滚圆的手臂将他搂在怀里，他一见她的正经而娴静的脸庞贴向他，一感受到她温热的乳房平静地在身上摩挲，他遽然歇斯底里地啜泣起来。愉悦和释然的眼泪在他的快乐的眼睛里闪烁，

他张开了嘴唇，但并不想说话。

她用她那玲珑当啷的手抚摸他的头发，叫他小无赖。

吻我，她说。

他不愿躬身去吻她。他只想紧紧地偎在她的怀中，被轻轻地、轻轻地、轻轻地抚摩。在她的怀抱之中他突然变得强大、无畏而充满自信。但他不愿躬下身子去吻她。

她霍地一伸手将他的头压下来，她的嘴唇与他的嘴唇紧紧贴在一起，从她那毕露的抬起的眼睛里他领悟到她所有动作的含意。这对于他太过分了。

桀骜不驯的艺术家孤独的自我的另一面就是异端。他所信奉的思想与世俗迥异。他崇尚的是浪漫主义诗人拜伦，认为丁尼生只是一位韵律家，而最伟大的诗人是拜伦。但在都柏林庸俗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看来，拜伦纯粹是个异端，“一个不道德的人”。斯蒂芬第一次因为坚信自己的异端思想而挨了一顿揍。即使斯蒂芬双手被反绑在身后，同学从沟里操起一根长长的白菜帮子扔在他身上，用手杖猛揍他的腿，赫伦严词要求他承认拜伦不好，艺术家仍然是一个断然的“不”。

由于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斯蒂芬在同学的眼中无异是一个“魔鬼”。同学达文对斯蒂芬说：“你真是一个可怕的人，总是孤独一个人。你完全脱离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你是一个生来就对一切冷嘲热讽的人。”但艺术家却认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人生创造了我，我只是说出了一个真实的我而已。”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斯蒂芬作为艺术家的最后归属是由一位无知的教导主任肯定的。

教导主任问：“你是一位艺术家，是吗，德达罗斯先生？艺术家的目标就是创造美。”

斯蒂芬说：“只要视觉能理解它——我是指美学理解——那它就是美的。”

斯蒂芬对同样无知的同学林奇阐述美与艺术时，艺术家的自我达到最高峰，一个完整的新柏拉图主义、阿奎那思想的信徒便塑造完成了。斯蒂芬认为：

“艺术是人为了审美目的对可觉察的或可理解的事物的处置。根据阿奎那，对令人愉悦的东西的颖悟就是美。美需要三样特性：完整性、和谐和光彩。……”

关于艺术形式，他认为：

“你会发现艺术分为三种形式：抒情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艺术家以与自己最直接的关系来创造形象；史诗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艺术家以与自己和其他人间接的关系来创造形象；戏剧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艺术家以与其他人最直接的关系来创造形象。”

乔伊斯有意安排艺术家在阐释自己关于美与艺术的观点时，他的听者是无知之徒，这使艺术家英雄的孤独感达到了极致。于是，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作为异端分子、作为英雄、作为流放者的英雄的艺术形象。

三

对乔伊斯来说，女人具有一种神秘的福楼拜式的神的力量。女人与创造和艺术密不可分。对斯蒂芬来说，艺术家无异就是创世主。但神这个词只有在圣母马利亚想像力的子宫里才被肉化，也即是具象化。埃玛成了斯蒂芬的圣母马利亚，既是他的母亲又是他的女友。被意象化的或被神化的女人——无论是玫瑰、鸟、处女想像力的子宫还是圣母马利亚——都蕴涵着斯蒂芬的愿望和作为艺术家的创造力。乔伊斯甚至将“灵魂”也女性化。拉丁词 *mulier*(女人)对于斯蒂芬来说，具有柔和的美和令人沉醉的魅力。

在小说出色地描述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开头部分，在朦胧的孩提对一个完整的微观世界的印象中，斯蒂芬对住在7号的万斯家的艾琳有好感。“他长大后要娶艾琳做妻子”。但结果是灾难性的。他妈要他道歉，老鹰要飞来啄走他的眼睛。斯蒂芬无法接近她，因为她是新教徒，新教徒总是讪笑圣母马利亚启应祷文。但他还是要钟情于那一双又长又白的手，那手长长的，白皙而细瘦，那冰凉而洁白的东西就是象牙塔的含意。

有一天，他站在她身边，手放在口袋里。她将手伸进了他的口袋，他感觉到她的手多么冰凉、多么纤细、多么柔软。她陡然缩回手，咯咯大笑着沿着小道的坡路撒腿跑开去。她的金发在脑后随风飘拂起来，犹如阳光下的金子。这是斯蒂芬第一次对男女接触的温柔的感觉。斯蒂芬在这种接触中总有一种未完成的惆怅。

在经受了自我与权威的冲突之后，在斯蒂芬的梦幻中出现了阴郁的

复仇者的形象。这形象代表他童年时听说与感觉到的怪异与可怕的一切。复仇的基度山伯爵的出现表明斯蒂芬心灵中孕育了反叛耶稣会教士、反叛教会教育的种子。而这种反叛的种子是与“美茜蒂丝光辉灿烂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与盛开玫瑰的院子联系在一起。但复仇者与女人的最终的结局是悲剧性的。美茜蒂丝嫁给了别人。在他们最后一次的会面中，复仇者终于作了一个忧郁的、傲慢的婉拒的手势说：“夫人，我从不吃麝香葡萄。”他拒绝了女人的和解而成为英雄。对于艺术家来说，这是又一次完成的性。

在清澈的冬夜，斯蒂芬和埃玛在末班马车的踏板上聊天。斯蒂芬立在一高一级的踏板上，埃玛站在低一级的踏板上。“谈话间，她多次蹬到高一级的踏板上来，然后又蹦下去，有那么一两次她待在他的身旁忘了站下去了。后来还是踩下去了。要是她一直待在他身旁该有多好！该有多好！”但是，埃玛最终还是成了他赋写的维拉涅拉诗中的妖妇。“她成了她的国家女性的一个形象，具有一颗蝙蝠般的灵魂，只有在黑暗、神秘与孤独之中才有活力。”斯蒂芬和她成了陌路人，在图书馆台阶上他也没有向她招呼。她一手玩弄着爱尔兰语短语词典，一面和莫兰神父调情。斯蒂芬面对的是另一场失败的令人惆怅的思念。“让她去和神父调情，让她去和那教会逗乐吧，那教会不过是基督教厨娘而已。”

斯蒂芬对女人的崇拜表现在他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上。在他的心目中，圣母马利亚并不是神，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一旦他真的想弃恶从善，一旦他真的想忏悔，那么，那令他感动不已的冲动便是希望成为她的骑士。”

乔伊斯式的艺术家英雄所崇尚的女人从艾琳、埃玛、圣母马利亚、美茜蒂丝而演变成“一头奇异而美丽的海鸟”，她代表了阿奎那式的美的极致。

有一位少女伫立在他面前的激流之中，孤独而凝静不动，远望着大海。她看上去像魔术幻变成了一只奇异而美丽的海鸟。她那颀长、纤细而赤裸的双肢犹如仙鹤的双脚一样纤美，除了肉身上留有一丝海草碧绿的痕迹之外，纯白如玉。她那大腿，圆润可爱，像象牙一样洁白，几乎裸露到臀部，游泳裤雪白的边饰犹如轻柔雪白的羽绒。

贯穿在斯蒂芬的女人们的形象之中有一样东西是恒久不变的，那就是象牙，象牙塔。像象牙一样洁白。象牙塔的形象出自《旧约·雅歌》第7章3节：“你的两腿，圆润似玉，是艺术家手中的杰作。”在启应祷文中，圣母马利亚被称作“神秘的玫瑰”“象牙塔”“黄金屋”“晨星”。所以，可以说，无论是艾琳、埃玛、美茜蒂丝以及那海鸟般的少女都是圣母马利亚的肉身化，世俗化。

极致的美的女人的出现意味着新的人生的来临，意味着创造。我们在乔伊斯1909年写给诺拉·巴纳克尔的信中，明确地表示他要将他与她的关系重建成一种母与子的关系，这种关系因为乔伊斯母亲的死亡而断绝了。对于乔伊斯来说，情人之间的关系太疏远了。他希冀一种更为紧密的关系：“哦，我希望我能像一个诞生于你的肉与血的孩子一般生存于你的子宫中，领受你的血液的哺育，在你的身体中那温暖的神秘的黑暗中睡眠！”（《乔伊斯书信集》第1卷第296—297页）。跟乔伊斯一样，斯蒂芬的灵魂跳将出来去迎接那创造的召唤：

去生活，去犯错误，去沉沦，去成功，去从生命中创造生命！

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哈利·莱文指出的，这种野性的飞翔实质上是一

种性完成与艺术创造的比喻。女人、女人想像力的子宫使斯蒂芬英雄最终完成了他的性的梦幻，也即完成了他的艺术的受孕(构想)、妊娠(酝酿)和生产(再现)。在斯蒂芬看来，“艺术家，正如造物的上帝一样，存在于他创造的作品之中、之后、之外或之上。”斯蒂芬式的性与艺术，性与创造的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艺术的宗师每次将日常的经验演绎成永恒的艺术时，圣性的肉身化便再现一次。斯蒂芬成了他自己的母亲。

四

在唯美主义者斯蒂芬看来，自我总是处于与社会的不断的冲突中，这便形成了艺术与人生的对立，艺术与宗教的对立。艺术和严峻的天主教是格格不入的，于是，艺术家从他开始懂事起就与天主教传统处于对立之中。他父亲和耶稣的关系给少年的斯蒂芬以莫大的启示。德达罗斯先生对“把上帝的神殿当作投票站”作了抨击。在虔诚的丹特看来，德达罗斯先生的家对教会大祭司毫无敬意。“德达罗斯先生往餐盘上叭——一声摔下手中的刀叉。他说：‘敬意！爱尔兰没有上帝！在爱尔兰，我们受够了上帝的罪。打倒上帝！’于是，在斯蒂芬的心目中，宗教与肉欲的冲突，宗教与自由自在的生活的冲突构成了他青春成长期心灵冲突的主要内容。

作为唯美主义者，他总感到自己会堕落。虽然他还没有堕落，但他会默默地刹那间堕落的。要不堕落太困难了。他感受到他的灵魂正默默地往下滑去，掉坠下去，堕落下去，虽然还没有掉入泥坑，还没有完全堕落，但总要堕落的。野性在斯蒂芬的心灵中召唤着他。

在身体的觉醒中，斯蒂芬不再去谨慎斟酌他是否会侵犯天主教的戒律、犯重大的罪愆。他心中充满了野性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在爱尔兰天主教的环境中已压抑了许久了。

他终于明白他自己的目标是多么的愚不可及。他想筑起一堵秩序与典雅的防波堤以阻挡他外部生活的污秽的潮流，并用端行准则来阻遏内心强大潮流的冲击。这一切全属徒然。无论是从外部还是从内部，水已经漫溢过了他的堤坝：潮水再一次汹涌澎湃地拍击业已倾颓的防波堤。

他热切地顺应心中强烈的欲望，在这种欲望面前，其他的一切都显得无关紧要而格格不入。他并不在乎他是否犯了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他也不在乎他的人生成为一连串的欺骗与虚伪。除了他心中孕育的去犯滔天罪孽的粗野的欲念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

在16岁的一天，他终于来到了都柏林的红灯区。“他的热血沸腾起来。他在那幽暗的、泥泞的街上孑然独行，窥视着阴郁的小巷和门廊，热切地聆听一切声响。他像一只迷失的四处徘徊的野兽独自呻吟起来。”

他感到有一个黑魑魑的精灵从黑暗中不可抗拒地爬上了他的身子。那路济弗尔般的精灵难以捉摸，发出簌簌瑟瑟的声响，犹如一股春潮，充溢了他整个的身子。“他在喉咙间哽了如此长时间的呐喊终于从他的嘴里喷吐而出。他的呐喊犹如炼狱受苦的人们发出的绝望的呻吟，呐喊在一阵强烈的恳求声中渐渐销声匿迹，这是要求邪恶的不顾一切的纵情的呐喊，这呐喊仅仅是他在小便池湿淋淋的墙上读到的淫褻的涂鸦的回声而已。”

斯蒂芬闲逛走进了狭窄而肮脏的小街。从那散发恶臭的小巷里，他听见了一阵阵嘶哑的骚动和吵闹声，喝得酩酊大醉的人们瓮声瓮气地唱着小调儿。娘儿们和小妞儿们身穿色彩鲜艳的长袍，从一间屋子走到另